



中庸講記 (56)

◎ 黃錫堃總領導點傳師主講

(接上期)

現在修道有一個好處，每晚獻香時「真心懺悔」，讓我們都有懺悔的時間，所以反省的工夫就是「強」，敢自己講自己的過錯；當然這也是一個機巧，因為不是公開講出自己的過錯。這是有機巧，看如何表達自我反省的能量，哪種是對我們最有效果的方法？這是各人不同，有的人很含蓄，有的人做錯什麼事都敢講。

比如以前林慶長前輩對於自己所犯的過錯，什麼都敢講：「我如何地做錯、如何地犯錯……」，自己所做的壞事，他都敢真誠地全部講出來，

自己都覺得沒關係，這種人很少，憑良心講我們比不上他，後學都有經驗過、也有遇過。所以有勇則「能勝艱鉅」。

「而無萎靡無滯懦也」，沒有萎靡，「無滯懦」即沒有脆弱，這就是強，絕對不會懦弱；「懦」，柔軟是很好；但懦夫是沒志氣的人，這就不是強了。

「剛者果敢不屈，嗜欲不能奪」，能果敢不屈，這就是勇敢。「嗜欲」，指我們很愛的東西，欲都是後天的；我們的志向不會被嗜欲奪去或被收買了。

「利害不能搖，而絕無柔弱也」，利害關係也無法來侵入我們的心，《孟子·盡心篇上》提到：「飢者甘食，渴者甘飲；是未得飲食之正也，飢渴害之也。」講得很清楚，人為什麼會受私欲收買而動搖了？「飢者甘食」，現在人的心裡，其中都沒有充實聖人的東西，古早的東西都被流失了，精神的空虛也可稱「飢」，所謂「飢不擇食」，人餓的時候，什麼都吃；人在沒錢時，看到什麼錢都想賺，也是很自然的反應，但這樣可以嗎？所謂「窮不變節」、「貧賤不能移」《孟子·滕文公下》。

「飢者甘食，渴者甘飲」，人在沙漠口渴時，什麼髒水都會拿來喝，還會覺得好像喝到甘露一樣好。孟子告訴我們「是未得飲食之正也」，沒吃過正味的東西，所以隨便有東西就吃了，而我們今天修道是吃過正味的。所以《孟子·盡心篇上》這段道理就是告訴我們，人會飢不擇食，是因為沒吃過正味的東西；若吃過正味的東西，就不會吃那些東西了，也之所以聖人為什麼不會被私欲所吸引，而能夠不動心。像我們也一樣，我們修道人對於世俗很多事情，心都不會被動搖，這是什麼原因？因為我們有吃過

正味的東西，什麼是正味？道，道是無味的，是無味而不變味的東西，所謂「味無味」；在《道德經·無難章第六十三》：「為無為，事無事，味無味。」因為無味就永不走味，無味的東西是至味，永遠不會走味，所以吃了這種東西，當然「嗜欲不能奪，利害不能搖，而絕無柔弱也」。

要能不被欲念所收買，是要相當堅強的人才會有辦法，所謂「發強剛毅」，這種人才有辦法突破世間的這些私欲。能夠這樣是很不簡單的。這是什麼原因？就是「絕無柔弱」。

「毅者堅忍持久，不衰於末路，不廢於半途也」，為什麼講「不衰於末路」？因為堅忍持久，修道要堅強、要有忍耐力。

毅力本來就是一種忍耐力，好比大家講說：「你怎麼這麼能忍痛？」就是忍耐，有忍耐與沒有忍耐的關係。醫生最知道，當他要治療你的身軀時，問：「你怕痛嗎？」我講：「若會怕痛能怎樣補救？」醫生：「打麻醉針。」再問：「打麻醉針有什麼後遺症嗎？」醫生：「有，要住院；你若不怕痛，就不必打麻醉針，不必住院。」這是後學的經驗，我問：「會不會很痛？」

醫生：「稍忍耐一下下，就過去了。」
喔！實在是痛得想把整個手術台抬著走了，只差抬不了而已。

確實，這就是忍耐，但忍耐也就過去了；忍耐過去，治療好了就能回家；能回家，這樣不是真的好很多嘛！住在醫院很麻煩，像在活地獄一樣。想想！人的堅、忍、耐不耐久？修道確實很不簡單，修 60 年要撐 60 年，修 70 年要撐 70 年，夠不夠久？能夠始終如一，「不衰於末路」。末路是終點的意思，而不是走投無路的末路。

「末路」是指道路的終路，因不變節而能走到道路的終點，所以「不廢於半途也」，不會半途而廢。一般都會半途而廢，這就不好了。

⑥ 有執也：義也。則操持堅固，故曰有執。

「執」，就是義；「操持堅固」，意思是能果斷決定事情。

「故曰有執」，「執」很重要，所謂「擇善固執」，「執」是永不變節的意思。

⑦ 齊莊中正：齊者湛然純一，純則不雜，一則不二也。莊者心之端嚴整肅，形諸容貌也。中者有節文，而

無過與不及也。正者無邪曲，而不偏不倚也。

「十五條佛規」就有齊莊中正。「齊者湛然純一，純則不雜，一則不二也」，「純」就是不二；我們講若能「自性起用」，就是不二；所謂「佛心不二」，佛祖的心就是不二心，這就是不二。

「莊者心之端嚴整肅，形諸容貌也」，是指外表展露出莊嚴、端嚴整肅；「莊」是外表，「齊」是內心。

「中者有節文，而無過與不及也」，我們做什麼事情都無過與不及，這就是「中庸之道」。

「正者無邪曲，而不偏不倚也」，心有四正：身正、心正、行正、言正，道場上也常說「三清四正」，也就是說人不能有些微邪念；人若有邪念，三歲小孩都會知道的。這都是從你的內心就會形於外、被人感受出來。

所以人確實都是一 中 之子，都是一 中所生的，萬事都通靈的，你的心裡在想什麼，不要以為「心歹沒人知（台語）」，其實事事都可以看得出來。為什麼？我們若有去思慮，就了解：對與不對、心有沒有正，都

能夠從他的言語、行動各方面表露出來，所以才講要戰戰兢兢，這都是要注意的地方。

所以「正者無邪曲，而不偏不倚也」，都有守中就是道，古早都講「中」而不講「道」，中就是道。

⑧有敬也：禮也。則施敬而已，故曰有敬。

「敬」就是禮。「足以有敬也」，是講自然會予以尊敬，這尊敬是互相的。

道場常講「尊師重道」，什麼是尊師？不要講得太遠，講老祖師就好，老祖師也是師，師尊、師母二老大人也是師，老前人也是師，前人輩也是師，點傳師也是師，引保師也是師；大家有作過引保師嗎？大家都是師。大家都要「尊」，互相尊師，你尊我為師，我尊你為師，有嗎？應該是要這樣，這就是「禮」。受人尊敬，怎樣受人尊敬？「則施敬而已」，施敬就是要施、要去施捨。我們看人與人之間，若向人行個禮，禮敬他人也是施捨；對方回個禮，答禮也是施捨；你給我敬禮，我也回敬你，大家互不相欠，是不是這樣？你若沒回禮，變成你欠他。

施禮，我們要學《道德經·不積章第八十一》所說的：「聖人不積」，聖人一有什麼東西，就立即施捨給別人，他給我多少，我就給他人多少；「既以為人己愈有，既以與人己愈多」，這些都是施的道理。我若為別人奉獻，我就會愈有，因為有形的付出，無形的收入。同理，我給人家很多，人家也會給我很多，已愈多，互不佔便宜。上天就好比天秤一樣，很公平，你有施多少，人家就以多少來報答你，這是「施敬而已」。

所以「齊莊中正，足以施敬也」，這是互相尊重，但是註解都寫：「使人尊重，讓人能夠尊重聖人」。其實是因為聖人尊重我們，我們才能學習尊重他。

⑨文理密察：文者萬理燦然於吾心，此文章也。理者，燦然之中，條理不紊，此條理也。密者，各條理之中，又極詳細而無忽略，具備而無疎漏，此密也。察者，決是非於疑似，別可否於毫釐，所謂析之極其精，而無幽隱之不燭，此察也。

剛講仁、義、禮，現在講智。

「文者萬理燦然於吾心，此文章也」，這裡的「章」，表示顯露；「文

章」，把我們的文顯露出來。為什麼能顯露我們的文采？最主要是因為我們所有的心裡面都是先天燦爛、光明的，如此文采才能出來。

「理者，燦然之中，條理不紊，此條理也」，講話要有層次，這是邏輯學，又稱理則學；我們說排理氣，這樣別人才聽得懂；要有理氣，若理氣排不出來，一下這樣，一下那樣，會顛倒錯亂，別人聽起來會覺得很亂，所以要條理分明，即脈絡分明。但是條理不一定人人都懂，條理要「密」。

「密者，各條理之中，又極詳細而無忽略，具備而無疎漏，此密也」，做一件事情不能有所失漏，所謂「思前想後」；思前就是參考我們過往的經驗，然後要想這後果會是怎樣，才去做這件事。做事情要思前顧後，顧後即想後，想以後的事情，顧即顧慮以後的事情，所以我們一定要思考未來；人有遠見，就是這樣思慮才会有遠見。

「察者，決是非於疑似」，因為很多事情都大同小異，有很多人在決定事情時，會覺得這個人講得有理，那個人講得也很有理，大家講起來都很有理，該如何裁決才好呢？排理氣，

他排一種，而另一人又排另一種，在此要作「決斷」。但很相似的東西，你要如何作決斷？就是要知道事情的輕重、緩急，一定要有智慧去判斷；若是緊急，卻沒有趕緊去裁決，明天的時機就不一樣了，時間與空間都變了，事情就無法做成功。所以有的事情我們做決斷了，後面或許有人會告訴我們：「怎麼這樣？應該可以不必這麼做。」但是因為他不知道這個時間的緩急，能慢或是不能慢，這都要靠我們有審察的工夫。

「別可否於毫釐」，因為很多事情的機先都是僅差一點點，可以或不可以？事情在判斷時，好像很相似，只差一點點，但做出來的後果卻有天淵之別，所以人要有果斷。

「所謂析之極其精」，事情要分析得精微些、更精密一點，不要馬馬虎虎，只以自己的主觀判斷，要聽很多人講，是這樣、這樣，或那樣，而我們要判斷的人一定要知道重點，聽了以後，要知道誰講的可去思考；因為其中有很多還未做的事情，怎會知道未來的效果會怎樣？這就要靠智慧。人要有承擔，成敗的責任若負擔得起的人，就敢決定事情；成敗若不敢負擔的人，就做不了大事情。

「而無幽隱之不燭，此察也」，「燭」是古文，其實是照之意，若寫為「不照」則較為俗話，在這不是名詞，而為動詞。照亮幽隱之處，而能察照其微。

⑩有別也：智也。足以分別事理，故曰有別。

文理密察，足以有別也，什麼事情都分別得很清楚，這是精微時；而大體看起來，模糊時都差不多，但仔細分析時就差很遠了。像我們在化驗鐵的成分時，316（不銹鋼）的含碳量都是 0.08%，若多個字「L（316L 不銹鋼）」，則含碳量是 0.03%，較不會生鏽，差 0.05%而已，但驗收單報告一出來，這不是 L 的，只是普通 316 的，價格卻有倍差，照講成本是這樣。

所以我們要了解，當時在構造這東西時，看似差得很細微，但分析起來卻差很遠。所以這就要有「智」，有智才足以分別事理、是非，都分得很清楚，「故曰有別」。

第一節 子思承上章，申述小德川流，以明聖人之德同乎天地也。惟天下至聖，有生知之質，而知天地萬物之理，古今事體之變，一經其

耳目，入其心思，則無不通徹，如使輔助天地裁成萬物，必無遺於坐照之中，吾知其足以居上而臨下也。有此以仁之德，視天下為一家，合萬物為一體，以容保四海之度，包含萬物之量，足以有容也。以義之德，有定見者有定守，既能發者亦能收，以執萬物之操，把柄四海之力，足以有執也。以禮之德，則人不敢慢，事不敢怠。以篤恭之念，尊天之誠，足以有敬也。以智之德，則事之是非，能剖析於幾微，人之賢否，能分辨於毫釐，以不昧之哲，明察之見，足以有別也。至聖之德以聰明睿知之質，發出仁、義、禮、智之德，盛大如是乎！

「子思承上章，申述小德川流」，上章講到「小德川流，大德敦化」《中庸》，子思延續申述。「以明聖人之德同乎天地也」，第一節最主要是告訴我們聖人的德是與天地一樣地來對待。

「惟天下至聖，有生知之質，而知天地萬物之理，古今事體之變」，這是子思在稱讚孔子為「至聖先師」，因為他有生而知之之本質，而可知天地萬物之理，以及古今事體的變化。

「一經其耳目，入其心思」，經過他的耳目以後，進去他的心思裡面，「則無不通徹」，就一定很通徹。什麼原因？《荀子·勸學》講到：「君子之學也，入乎耳，著乎心，布乎四體，形乎動靜。端而言，蠕而動，一可以為法則。」後學時常講，君子在學道理、研究道理、學問道理，一樣從耳朵進去，但是著在心裡面；「布於四體」，四體就是整個身軀都管得到，所以能行於動靜；「端而言，蠕而動，一可以為法則」，因為他著乎心，進入到心裡面去，所以他的身軀都貫滿他所學來的東西，意思是他手與腳所做的，都能符合耳朵所聽到的道理，因此可以為天下則。

接著又說：「小人之學也，入乎耳，出乎口；口耳之間，則四寸耳，曷足以美七尺之軀哉！古之學者為己，今之學者為人。」一般世俗的人在學道理，入乎耳而出乎口，在耳朵這裡所學的，由嘴巴出去，就要講給人家聽，用嘴巴講而已；我們看耳朵與嘴巴之間剛好四寸而已，但四寸哪能管七尺之軀，哪有辦法將七尺的身軀充滿他所學的東西，所以會講不會做，這是小人之學也。

所以講心思，為什麼聖人能貫徹？因為他的學是著在心裡面。引用《論語·為政》：「吾與回言終日，不違如愚。退而省其私，亦足以發。回也，不愚。」孔子講：「我與顏回談一整天的話，他連回應一句也沒有，好像愚人一樣；後來我看他出去，再觀察他私人的行為、行動，我剛講的道理他都在行動中做出來，他實在是不愚。」這是〈為政〉中的道理，大家細心地讀過就能了解，顏回就是聽到的都能做到，也就是「著乎心，布乎四體，形乎動靜」。因此我們要去了解不能貫徹的原因是什麼。

假使有貫徹，「如使輔助天地裁成萬物」，天生育之恩，地養育之恩，人化育之恩，才能化育天地。所以「必無遺於坐照之中」，天地連路邊的一枝小草都照顧得到，無微不至，不論螞蟻或其他化生，無論哪一樣，都有讓它生存的空間，沒有一樣沒照到。聖人的德也是一樣，都是「坐照之中」，坐照即照滿所有虛空。

「吾知其足以居上而臨下也」，聖人為什麼能照我們？他就像日月的光亮一樣，居上而臨下。

（續下期）